

國語週刊

版第南

期五十第

日九十月十年十三

編會員委行授附國部育教

處刊週

部國語新本卷生民國華

次一版週月字每定費取本

怎樣動而有效(上)

注音符號的教學與訓練

趙蘭庭

任何一種工具，儘管這種工具本身怎樣健全，怎樣有效，假如運用不得法，總會失掉效用，有時還會弄出相反的結果來。四十個注音符號簡單而確實，只要學得得法，不幾天的工夫，可以馬上讀一兩百字，可以讀一兩百字，這對於於文盲的掃除，教育的普及多麼迅速而方便的一件事！可是自從民國七年注音符號一那時叫注音字母）公布到現在，已二十多年了，其近幾年來，政府為了國難的嚴重，深切的感覺到非利用這種掃盲符號不足以喚起民衆，動員民衆爲甚麼一年一年各省各地推行的效果，總不會讓我們滿意呢？原因固然很多，像注音的書報太少啦，太偏重政府法令略了社會運動啦，而教者之不能得法，不能使學者感覺興味知道怎樣運用這套工具，去讀書閱報，去教給旁人，確是二十年來掃盲運動失敗無效的總原因。教的人們只知傳統的舊法，如「口口」，「力力」，「字」字的教法，學的人們也只有「口口」，「力力」，「字」字的呆板的學生，教者只管教完這四十個符號，便算完事大吉，不管對方接受的程度如何，而學的也只好學完這四十個符號，便算「了」了，不管有用沒用。如此推行，怎樣推得動？縱然推得動，又

怎會發生出大的效果來？或然過去注音的民衆物太少了，學會注音符號無處用也就算了，現在教育部已在大量的編印「民衆小報」專供學會四十個注音符號的民衆閱讀，又經八中全會決議，期於三年內達到每甲派有一份，然而截至目前，起而自動的訂閱而且能閱民衆小報的民衆，每一個村裏，究竟有幾人？每一個縣裏，又有幾何？這便真着「喚而不醒」，也就是「動而無效」，黎劭西先生已於本刊第十四期「不可動而無效」一文中，詳細的交代清楚了。

注音符號的本身價值，二十年來，經過不少的實驗，有許多報告可查，他是掃盲運動最便利而有功的工具，已經是毫無問題了。參閱國語運動史綱第四一三頁到四二五頁一語文教學在定縣的實驗一文，自可恍然大悟。最近第十四陸軍醫院也作過一次實驗，報告上的結論說：「注音符號確能擴大漢字的效用。注音符號確是學習漢字的好工具。利用注音符號學習漢字，比單認漢字快得多，快的程度由兩倍到二十倍件件都有事實證明。注音符號可解決傷教工作的最大困難。一至於三個月後的成績，先前一個大字不識的傷兵雷雨柱，竟會寫兩千多字的『我受傷的經過』；

全體的注音符號默讀測驗：最高速度每分鐘能讀八十三個字，最低速度每分鐘也閱讀二十個字，平均每分鐘四十字，理解力平均六十分。有一注音符號實驗報告（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部政治部編印）一書可資參考，這裏限於篇幅，用不着我囉嗦了。

話再扯回來，究竟用甚麼法子，才可以「動而有效」呢？原來注音符號教學方法有三種：綜合法、分析法、折中法是也；而注音符號的辦法，也有三種不同的教法：二折法，正統的兩折法和變通的兩折法。對於文盲大衆究以何種方法爲宜呢？而且教完了注音符號以後，接着又要訓練些甚麼才能達到注音符號字運動最低限度的目標：一民衆起而自動的要着而且能着民衆小報呢？且聽下回分解。

中國語音中最尋常的怪物——四聲

王玉川

有許多人，尤其拉丁化新文字者，對於四聲也不免有誤解。

第一、他們以爲四聲就是平上去入，也就平仄，而平仄這種東西只有學士文人在作詩的時候才用得着。老百姓不需要作詩，所以不需要平仄，也就不需要四聲。

這是一種誤解。平上去入，平仄等等都是從前的舊名詞，現在已經不適用了。現在的四聲以國語爲標準，只分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種。

學士文人在作詩的時候固然應該曉得陰陽上去的區別，但是一般民衆在日常生活上也一樣離不開四聲的區別：學士文人的事，自有學士文人去管，我們可以不必要多費心，老百姓不需要作詩也是真的，但是老百姓可不能不說話。在說話的時候，「媽」和「馬」的區別絲毫不能容馬虎，「買」和「賣」的聲調也絕不能含混。上「墳」是上「墳」，但上「墳」是上「墳」，這區別就全在聲調。

